

談
徑
苑

冊
八
冊
九



漢書門			
八	四	五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四	五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52
冊數	20 (19)
函號	277 7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談經苑卷之三十八

淺草文庫

應城張之厚銘卿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纂

鄱陽江和

下雉華至禮

巴陵楊一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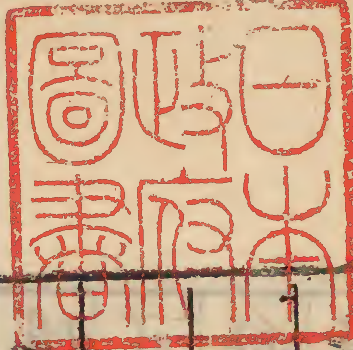
雲杜潘達

廣陵陳爰詒全校

孟子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



淮南子曰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娶婦紱纁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前漢書外戚傳云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朱子語類云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荒凶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講錄云任人是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偏在一邊了故見得食色重孟子是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重者而比之而平都平了故見得禮為尤重講錄云不揣三條先開示屋廬子使知答任人之不難往應一條正以答任人之詞教之也大意云論禮與食色者若不於其平而於其偏饑死之食便可重於禮不得妻之色亦可重於禮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矣殊不知禮與食色之論不可於其偏而較之也夫金重於羽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彼謂禮重於食者非饑死與禮食之謂也謂禮重於色者非不得妻與親迎之謂也蓋饑而死者食之重以禮食者禮之輕取食

詩經卷之三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豈但食為差重食愈見其
重矣不得妻者色之重親迎者禮之輕取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豈但色為差重色愈見其重矣惟取
禮與食色之兩下平重者比之則禮之尤重纔可見矣
是故紵兄而奪食禮之重也不紵而不得食食之重也
取禮之重者與食之重者而比之則將紵之乎吾知食
寧不可得兄決不可紵可見禮尤重於食矣踰墻而撻
處子禮之重也不撻而不得妻色之重也取禮之重者
與色之重者而比之則將撻之乎吾知妻寧不可得處
子決不可撻可見禮尤重於色矣任人聞此能復強辨
而輕禮哉

人皆可以為堯舜

子思曰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
面頰無毛亦聖 帝王世紀曰成湯豐下銳上倍身而
揚聲長九尺有聖德 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
乳 雜書靈聰云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長八尺二寸聖
智慈理也 梁書范縝論曰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
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劬
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
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

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北齊
書杜弼曰人之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
必不短於長狄廣弘明集云聖人相質無常隨方顯
妙是以蛇軀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
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騏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
之片玉劉子新論云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
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勾踐長頸烏喙非善終之象而
夏禹亦長頸烏喙王莽之重瞳譬駑馬有驥之一毛而
不可謂之驥也勾踐長頸烏喙猶地有龍之一麟而不
可謂之龍也朱子語類云孟子道入皆可以為堯舜

何會便道是堯舜更不假修為且如銀坑有鑛謂鑛非
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銀講錄
云人皆可以為堯舜為是脩為也曹交將為字忽過故
有形體之論原旨云人皆可以為堯舜重在二為字
有無限意思無限工夫大全新安陳氏曰為之一字
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
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皆所以為之
也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
為堯舜也講錄云有人於此無力有力只就一箇人
說匹雛之不勝為不用力也百均之能舉為其用力也

用之則雖烏獲所任者舉之而亦勝矣 象山集云
 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
 可為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
 樣事湏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
 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申鑒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
 以為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皆可以為堯舜矣寫
 堯舜之貌同堯舜之性則否服堯舜之制行堯舜之道
 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
 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
 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

堯舜桀紂可謂精
 諸力到

岐路有以也 金陵荅問澹園曰孟子示人極是簡易
 如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如何見得只看徐行後長者便
 是弟疾行先長者便是不弟徐行有何難堯舜雖聖遇
 長者也只這等徐行豈別有奇特人人可徐行人人可孝
 弟便人人可為堯舜堯舜豈難為哉 大全朱子曰道
 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天體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
 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向背之間豈
 不明而易知乎 新安陳氏曰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
 以開其為之之端也摠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
 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己心為嚴師之意 東廓先

生曰曹交之較湯文索其猶也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揭其精也夫孩提而知愛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噉蹠而知羞惡豈必待詔告而後能哉心之靈明是謂嚴師是、非、若黑白甘苦粲然不爽患在不能遵其教耳遵而弗背可以為堯舜背而弗遵不免為桀蹠自慊自欺由已而由人乎哉 講錄云此道字汎說然點孝弟亦不妨師是人之依歸依着道行道便是箇師隨在而皆道便隨在而皆師故曰有餘師師既有餘則其為堯舜也亦有餘矣 五刻窮拙云歸字最重道若大路故只消歸來着他歸去故就大路上比起歸必由矣 疑

問云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句雖若為曹交假館而發其實道理是如此學者熟復之能自得師真有在於講道問業之外者 北史徐遵明幼孤好學年七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日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路史曰方幽王之昏將天性之恩絕而危亾之禍成為之子者能愬然乎小弁之所以不得不怨也兄弟之親不異父子則五觀之怨亦涕泣乎關弓者也孔子曰詩可以怨此於詩所以取小弁於書所以取五子之歌路史發揮云小弁之詩刺幽王者按其序則太子之傳作焉然稽孟子乃以為人子之怨親者何哉夫既以為人子之有怨則是詩不得為太子之傳作而詩序不出乎孟子之前矣孟子之言或且忘乎曰不然人子之於親也惟欲用其情爾於吾親而不得用吾情是故時而

至怨怨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情而已如其傳作之則是陳義以達其情者高子雖固豈得以為怨乎惟怨之生猶煙之方鬱也不有以抒之則其志不能以自見而為溝瀆之經矣故必有以抒之而合乎義是亦聖人之所許者孟子曰親之過大不得不怨然則此詩為人子之心有稽而作明矣使繇其傳其怨豈得為愈疏乎疑問云詩自有怨体小弁之詩可謂怨矣顧所以為怨者何也親吾親而不忍視同越人彼其悲哀憤痛之辭皆所謂垂涕泣而道之者此方是孝方是其人之心不死處故說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若凱風之不怨而

可與是例乎蓋親過一也乃小弁則親過大矣此而不
 怨是親方疏我而我不為意愈疏之而已而可為孝乎
 乃凱風則親過小矣此而亦然親方激我而我不能
 容不可磯而已而可為孝乎即此看來人子處親之變
 自有必不可怨的自有必不可不怨的其必不可不怨
 的全自慕生也孔子稱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正是此
 意論小弁說到舜論小弁之怨說到舜之慕見自古仁
 人孝子之用心自是如此所以說詩者當究觀其心不
 可固執一己之見 通義仁山金氏曰七子之母因為
 失節然禮律有繼父之服又所關止於一家故曰過小

廣雅云磯磯也
 的切 祭辛雜
 識云今人書感
 激曰磯感蓋磯
 者乃石隱於水
 中激水使湍急
 有聲 象山語
 錄云磯釣磯也
 不可磯謂無措
 足之地也 學
 殖解云磯說文
 石激水也 集注
 兼激石也

若小弁則天子廢嫡立庶國統所係不惟太子之生死
 不可保而國家之存滅不可知故曰過大 原旨云以
 常情言之怨者以薄為道者也親者以厚為道者也孟
 子却說小弁之怨為親又將一個不怨的來折証他而
 終之不可磯愈疏之論焉剖折無餘蘊矣愈疏者若不
 為意也不可磯者若無所容也不為意者外之深無所
 容者發之暴故皆以為不孝 磯水激石非石怒乃水
 怒也石以比母水以比子 講錄云問說詩者皆以小
 弁之意與舜怨慕同竊謂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
 何哉之意同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

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蓋亦常人之情耳未可與舜之怨
慕同日語也 朱公按錄拾遺云小弁與舜之怨別舜
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罪伊何辜

宋狂將之楚

通義仁山金氏曰孟子尊敬宋狂取其救世之心也關
其言利救其學識之淺也 講錄云當中流而覆舟者
一壺可以千金當構兵而說罷者一言可以九鼎故曰
先生之志大矣 吳萊陰符經注序凡吾儒者之言兵
本以仁義言兵而深不欲以孫吳韓白韜略機權而言
兵孟子請罷秦楚之兵則曰去利而懷仁義荀卿論兵
於趙孝成王前則亦曰魏氏之技擊秦人之武力桓文
之節制咸不敵湯武之仁義是蓋仁義云者實當世用
兵講武之本也 大學衍義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
狂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
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弑君三
十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
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講錄云人臣人子人弟即三軍
之士要之利風一倡國人都懷利了此以屬三軍者因
承樂罷句來也下文倣此 懷利以事者懷箇利心去
事之有所覬覦而不出於實心也故見利必爭失利必

怨篡奪之禍興而國必亾矣。以仁義說之者只就構
兵上說如殃民不仁犯制不義之類。懷仁義以事者
懷箇仁義心去事之實實落落但知此事是我心所當
自盡的絕無一毫覬覦之意也。疑問云懷仁義以事
君等句不是舉此仁義去事之謂仁義吾心之理吾盡
吾心為之不復知已之利此之謂懷仁義以事之也。
初問曰懷仁義在心上說猶懷抱之懷拳拳然不肯歇
念是知有仁義而不知其他臣子兄弟皆如此則相愛
相敬翕然同風踈者以親達者以順強梗者以和順於
道德何不可之有。

孟子居鄒

初問曰交際所重者禮意也季任諸子一般以幣交其
禮則有到有不到故孟子答之亦異。講錄云連得間
間字與吾無間然間字同乃非間也屋廬子知孟子處
此必有義理本無可問者但不設為問之之詞則無以
得其處之之故故問之曰為其為相與。享多儀儀即
是志不是儀文惟不役志於享是書自解不享之意為
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不享二句之意書以不役志於
享為不享者為其不成享故也。享禮須是志與物兩
盡纔成箇享不役志於享者有物而無志得其一又缺

其一便不成箇享矣 學殖解云惟不役志於享書自
釋曰不享之意如此為其不成享也孟子言已所以不
報儲子者正為其不成享也非為為相也之平陸而親
致幣焉斯成享矣 初問云禮意及物是有恭敬而後
有文章也文章從恭敬來恭敬是實德先王不過因此
實德而飾之以文章耳若無恭敬文章已虛君子可以
虛文相加乎可見聖學只是一誠凡事先質而後文也
先名實者為人也

請錄云名實即是功名此二字聖賢所不道者若以先
名實後名實為仁則是仁者亦以功名為念了故孟子
荅淳于髡全不提此二字 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
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
於亳亦大兮故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
較兮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一何樂兮伊尹入告於
桀曰大命之亾有日矣桀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
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淮南
子泰族訓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
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 柳文
伊尹五就讚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
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

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者聖人也聖人之出不夏
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
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
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
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早被其
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
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
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
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
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
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
尹五就桀讚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
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
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往作聖一日滕殘
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阨
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
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
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志林云伊尹往
來兩國之間豈有意教誨桀而全其國邪不然湯之當
王也久矣 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

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
 意欲以此自解其從二王之罪也 七修類藁云五就
 之事固不可考苟以軻書為實錄則於湯不止五就其
 實錄也蓋伊尹之就桀者湯進之也則是先湯後就桀
 反復者五然後相湯而伐之此則其六就也若言五就
 湯則四就桀矣孟子皆云五者蓋不言其終竟伐桀之
 一就耳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細觀之亦自可見 原
 旨云夷不屑就惠不屑去尹則有去有就是不同也然
 去非離群就非為利各認其是無私心而當於理也如
 此則何必於為人何必於自為為人者何不可以自為

東軒筆錄云王
 荆公雅愛馮道
 嘗謂其能屈身
 以安人一日於
 上前語及此事
 傅介曰道為宰

相使天下易四
 姓身事十主此
 得為純臣乎荆
 公曰伊尹五就
 湯五就桀者正
 在安人而已豈
 可亦謂之非純
 臣也介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荆
 公為之变色

自為者何不可以為人而欲強合其迹耶 潛夫論曰
 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
 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夫
 梁肉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為不若菽麥糟
 糠此其將死之候也信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闇君惡
 之以為不若讒諛諛言此其將亡之徵 楊子或人問
 魯用儒而削雒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
 天下安得削 五代史臣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
 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則勝者所
 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講錄云亡甚

於削魯之不亡尚賴此三賢之力也若無此三賢則亦如虞之亡矣樂書曰外以內為本功以事為始故有諸內未嘗不形諸外猶之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也有其事者未嘗無其功猶之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也今夫善謳如王豹處於淇水而河西以謳相高善歌如絃駒處於高唐而齊右以歌相軋其樂心感之然也與韓娥為曼聲長歌而雍門善歌同意齊莊公伐莒大夫華旋杞殖勇於死敵而三軍披靡卒沒於戎事焉其妻聞而哭之城隅為之圯國俗為之變其哀心感之然也學殖解云曷為善哭哉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敬姜夜哭孔子曰哭夫以晝哭子以夜可謂善哭二人戰死妻哭之合禮故國俗化之而善哭也講錄云王豹善謳絃駒善歌歌是長言之謳聲有曲折杞梁妻善哭夫華周妻無考變國俗者國人化之皆篤夫婦之義無分於死生也史記孔子田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恠之孔子曰非樂其貴然喜下人得吾也泰族訓曰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孟子解曰孔子之去魯為女樂之故也去於脯肉之不至於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

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
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臠肉之不至曰是可以
辭於天下也 蘇頴濱曰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
淺矣臠肉不至而行何為輕君臣之義而重區區之微
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為也或曰臠肉不至仲尼
以為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為大臣知禮
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此故將微恥難
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焉學者所宜辨之 蔡介夫云
微罪屬孔子或以屬君相非也蓋孔子此行欲得人非
之曰纔臠肉不至此猶可留乃便拂然去此所謂歸罪

於已不顯其君相之失而為用意之忠厚也 初問云
臠肉不至便行孔子似無含蓄矣此之謂微罪以臠肉
不至而行遂有名色是不苟去也此皆孔子婉曲深意
存焉孔子本旨則以道之通塞為去就也孟子之仕齊
去齊亦然君子之所為二句要知斥髡不足與言之意
原旨云微罪只作君相之微罪亦自不妨若云已之
微罪則曲說矣 井觀瑣言魯臠不至而孔子行楚醴
不至而穆生去 講錄云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
不用二字不可忽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
孟子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非以不賢之故也

籠黃鵠而責其無千仞之翼，絆良驥而責其無千里之材，差矣。乃孔子二句，上句重在處君，相下句重在處已。欲不欲，正是孔子之用心。微罪微字，對顯字，看不顯之謂微，不是微小之微。而以膳肉不至行者，欲以不顯其君相之罪行，也不欲為苟去者無故而去，便去得無名，是為苟去。以膳肉不至去，則亦有箇名色，而不是苟去矣。孟子之去齊，想是齊王亦有罪也。然終不顯出以髡之三譏，亦是見幾明決，用意忠厚。宛然孔氏家法。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二俗所遺失焉。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史記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凌，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後漢紀李復曰：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圖六國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

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備也今之諸侯
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文其作備也今
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
韓趙其作備也 疑問云當時王章侯度蔑焉無存其
臣且逢迎以重其罪孟子深有慨焉先立罪案而發其
罪 七篇中專論王霸雖有以德以力之辨未嘗明著
其所為奸犯王章處此案似不可少然究孟子此章之
旨却為今之諸侯今之大夫而發一節重一節 大全
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誨其賢
才為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 疑問云

王者重民故入疆必察其土田次問高年次問人才
中有錄云土地闢是無不田之地田野治是無不耕之
田 講錄云詳巡狩之事見賞罰之權只有天子主得
詳述職之事見征伐之權亦只有天子主得天下事主
之者天子而諸侯皆不敢自專三王之法如此是故天
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伯樓諸侯以伐諸侯則
不知有天子而犯三五之法是三王之罪人矣 天子
討而不伐二句不平等看重天子上天子命諸侯討而不
自伐諸侯則奉天子之命以伐而不敢討也 白虎通
云公一削為七十里侯再削為七十里伯三削為寄公

談經苑
卷之十八
七十里伯一削為五十里伯二削為五十里子三削地
盡五十里子一削為三十里子再前為三十里男三削
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為三十里男再削為三十里附庸
三削爵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三而不改雖反
無益也 先削地後黜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
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土地也 虜齊蔡
氏曰五伯之伐諸侯而必樓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
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
力而以為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伯
則樓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

實壞其法也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
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
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
毋曲防毋貯粟無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
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 魏武故事載公令
曰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
奉事周室也 講錄云葵丘之會諸侯為句束牲是把
牲束縛而不殺載書者牲上載五命之書殺生便有血
不殺生故不軟血桓公自恃威信足以服人而人不能
犯故無事於軟血也 疑問云五命首綱常次旌別次

綏柔次用舍刑殺次修睦分封是桓公特申明天子之
禁非所自制也犯五禁處即是惡 宋曾紆南遊紀舊
紹聖中瑤華既廢判大宗正儀同宗景乃乞以妾楊氏為
夫人乞免宣繫及不召媒保中批依所乞許冲原在中
書遂依已得旨揮過門章子厚大怒向責冲原云小白
葵丘之盟誠諸侯以妾為妻者天下共誅之惇頭可得此
命不可下翌日陳罷宗景宗司仍奪像同時論嘉之以
為得防微杜漸之意後三年乃乞建立元符至托以東
朝之命自草詔檢何本末相戾也 南軒張氏曰君有
惡承順而長之固可為罪矣逢君惡者逆探君意而成
之罪尤大也盖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
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己意未
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
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慝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
知者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
之情狀矣 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巽懦阿
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疑問云此章專重一仁字仁此心之天理也率之斯為
道魯欲使慎子伐齊全是爭地不知上犯王章下殘民

命故孟子首說殃民就埋伏一仁字繼說然且不可亦是於理法上去不得揔是一仁字天子之地方千里以下正說王制分封自有必不可踰越者魯已踰制而伐齊干法違理仁者決不忍為而况殺人以求之乎此俱發明然且不可意而又掉應轉殃民來揔見其君不鄉道不至於仁而臣為之強戰非君子事君之道也故說君子事君一節以終之循理守法是為當道不忍玩天子之法戕生民之命是為志仁當道由志仁來故直說志於仁而後已務引者必以此而無他也慎子即名到者晦庵子云滑釐是慎子名未之考也慎到尊尚禽滑釐之術故云一戰而勝正滑釐之所可者夫子云不可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東觀漢記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易建侯取法於雷白虎通云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為陰南面賞罰為陰法雷也讀禮疑圖云按國家賦稅皆出於民故天子千里諸侯百里皆據井田實地而言雖都邑苑囿猶當不在其內少則不足於用多則太過於封皆不可也儉者止而不過之意如此則班固所謂諸侯一封國方三百一十六里者非矣魯地方五百里皆吞併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必在所損則周禮所謂諸公之地方五百

里者亦非矣 講錄云此節舉先王封國之制雖併天子說重在諸侯一邊 百官表注記曰周室興隆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親親建國則周公宅魯康叔啓衛賢賢表德則太公封齊 柳下惠曰齊魯之初封也相與出周南門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割羊矣 列女傳臧文仲母曰魯與齊通壁鄰國也 左傳云昔周公太公股肱王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 吳志孫策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勲太

史記太史公曰
成王以前尚矣周
封五等公侯伯
子男然封伯禽
康叔於魯得地
各四百里親親
受義褒有德也
六公於齊燕五

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 原旨云言周公之封於魯見魯之不可益言太公之封於齊見齊之不可損 不教民一節言不當殃民就心上說勝齊一節言不當取南陽就理上說自吾明告子至然且仁者不為皆以發明然且不可之意應上取南陽節而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又承殃民而言應上不教民節此文章之關鎖照應處也當道是終然且不可之意志仁是終殃民之說又文章之結殺慶也 質言云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句讀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揔是一心作用處一串說下謂委曲

引道其君教他事事在正路上走念念把這正理存在
心中不復向邪路上去也物若不萌內裏無富強之念
外面便無興兵殃民之舉所謂當道志於仁也切莫對
兩平

今之事君者

大全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戰國之臣所
以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忠其君亦因此為臣
之忠我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但為之求富強則君益以驕而民益以敝是上成君
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為良臣豈

不痛哉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
激既而六國吞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此章與上
章意實相類其因訛切慎子而繼發歟疑問云通章
專罪人臣者我能為君等語直是各逞技能求用以規
利全不知此箇富強是毒藥猛歎賊其民未有不反中
其身及其子孫者秦始皇二世可鑒也孟子說由今之
道一節極痛快激切若云欲安天下須是變今之俗始
得耳俗者習之已久變則革其故而鼎新之也然則當
何如曰當道志仁而已矣口義云與之天下不能一
朝居者國雖富強而民心已失亡秦是也孟子之言至

亡秦而驗矣

吾欲二十而取一

疑問云讀禹貢一篇歸結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二句則壤成賦之矣何以下中邦二字中邦者中國也中國之所生本不同於裔夷之產中國之治亦不可以裔夷之治治之故則壤什一乃為堯舜中正之制白圭欲二十取一全是欲裁其所不可裁不知此非中國大體故孟子以貉道闢之原旨云孟子於白圭既正言以辨之見稅輕不足以供人倫君子之用復即其辭而析之見無君子猶不可以為國君子既不可無則所以供君子

之用者其可缺哉去人倫無君子遺了城郭宮室况無君子乎又遺了人倫占人文字不拘於周全而意自足且城郭宮室人倫亦由君子而立也曰况無君子者歸重於有司百官也東坡曰夷狄以無法勝中國以法勝夷狄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夷狄之無法也頴濱曰多取則病民不取則病國二蘇之言與此章相合齊東野語云自井田之法廢賦名日繁民幾不聊生余嘗夷考在昔獨兩漢為最輕非惟後世不可及雖三代亦不及焉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二年十年至十三年迺盡除而不收景帝

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即所謂半租耳蓋先是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今止稅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東巡西幸奢靡無度大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析秋毫至於賣爵更幣筭車船租六畜告婚均輸鹽鐵權酷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雖至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災害吏趣其租于定國以是報罷用度不足奏請增賦翟方進以是受責重之以災傷免

租始元二本始三建始元元康二初元元鴻嘉四初郡無租食貨志行軍勞苦者

給復高二年坡湖園池假貧民者勿租賦初元元又至於即

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文帝三武帝元封元四五年末始四天漢三宣帝神爵元元帝初元

四民資不滿二萬免平帝元而逋租之民又時貸焉何

與民之多耶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韓非子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 揚子云禹之行水一東一西行之無礙也水避礙則通於海 慎子云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

於禹也魏林伐山云茨防即今黃河之埽也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岬自戰國專利湮塞故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順其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初問云水之道也此道字是道理治水之常經千百年不可改者孟子謂禹之治水乃水之六道理非人力小智比也子可易言哉若要勝他便非道矣註中順水之性只合註在上句若訓水之道差

君子不亮

講錄云亮晦菴子以為與諒同訓作信言君子於事信有必為之志纔有箇執持若不如是則做也得不做也得何所執持也 橫渠子據貞而不諒之說以諒為必信而惡字從去聲讀謂君子不必於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此說更好 疑問云亮訓與諒同愚曰亮與諒不同論語豈若匹夫匹婦之諒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是拘執小信之謂是不好字而此亮字即明亮之亮當是心體上明明白白自信得此理過略無纖芥之疑者如此灼見而明辨然後可固執而不渝故說君子不亮惡乎執似不可強合諒字解 初問云亮是確然不可移

信單說諒則正在其中故曰惡乎執孟子非取小信也
 胸岡四書說云此之謂亮即固守其正之謂也易之
 所謂貞固是已若無此亮不足以為事之幹何能有所
 執持哉 五刻窮抄云如澶淵之役舉朝震恐議奉真
 宗出幸避敵寇萊公獨力主親征此執也然非知親
 征之為是而必欲如此堅不可奪鮮不中靡矣 人若
 無堅決必為之志則凡事依違迁就或鼓或罷浮議得
 而搖奪之危机得而震蕩之矣豈能有堅決必為之事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

文選王仲寶曰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

講錄云強知慮多聞識只就世俗之所尚者說不可說
 得太好若太好便是聖賢之大勇大智大識見矣為政
 者又豈可無耶 善字該得濶好善是好善之理而好
 人之善自不消說 海蠡編云好善與強知慮多聞識
 正相違強知多聞必沾沾自好豈能好人耶故無他技
 乃能有容 晏子春秋曰合升豉之微以滿倉廩合䟽
 縷之緜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
 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
 者哉 又云燕之游士有氓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恐
 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

宋史宋瑛傳一
日上謂瑛等曰
在昔帝王多以
崇高自處顏色
嚴毅左右無敢
貢言者朕與卿
等周旋款曲商
榷時事蓋欲通
上下之情無有
壅蔽卿等但直
道而行無得有
所顧避瑛謝曰
臣等非才待罪
相府陛下曲賜
溫顏令盡愚懇
敢不任竭以副
聖意

其復也 講錄云夫苟好善此發好善優於天下之意
是汎論其理不就樂正子說好善之人虛心順理善不
必出於己人有善亦不疑其勝己未得則樂於求之既
得則樂於用之四海之人孰不樂告以善也告盡四海
之善則知識勇略無一不在其中而天下之治優優矣
又何有於一國乎夫苟不好善此說不好善之害亦是
見好善優於天下之意 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為說
希意導言以為誦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說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大全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一以言之行不
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
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
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
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
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
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戶則
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
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也 原旨云首
節所仕在道故以道為去就仕之正也二節所仕在禮
故以禮為去就仕之次也三節連禮亦無只是因其周

乏之意而受其食是亦姑就而已非仕也故不言去而去即在其中 疑問云君子之去就全為道計言將行其言是行道之一機也故以言為去就言雖未行而待之有禮亦行道之一機也故以禮為去就飢餓於土地而姑受其周養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存吾道也故亦云就然曰免死而已則與去無異矣

舜發於畎畝之中

游俠傳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傳說匿于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 殷本紀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于傅險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傳說 楊升菴云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傅巖起于板築雖孟子亦誤矣 賈子曰管子作革百里奚官奴 原旨云舜曰發傳說以下曰舉君臣之別也發者奮起由於已舉者甄

言終矣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拔由於人 徐幹中論曰槌鐘擊磬所以發其聲也煮
鬯燒薰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戮辱此槌擊之意
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
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初問云
行拂亂其所為是行不去拂者逆也不順利也亂交錯
不䟽爽也 羅念菴云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
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
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却有深辨由道術中料
理則為聖學由時態中料理則為俗情二者雖相去懸
絕然皆有收斂慎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關頭不
可不自察也孟子所言增益與改作者指其氣性未平
情欲未盡與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移爾而世人徃徃
折節于隕獲諧俗于圓熟以為增益在是不亦左乎
明儒經翼云聖賢之心與天合德清明在躬宜無賴於
逆境而後成者然聖賢清明無蔽而耳目口鼻四肢之
欲亦猶夫人耳故方其勞苦餓空拂亂也其動心亦與
人同特不若衆人之憧憧煩惱耳然衆人之動而不忍
故情熾聖賢動而忍忍而化故增益其所不能昔者不
能堪今乃堪之則增益矣昔者不能耐今能耐之則增
益矣昔者不能不動乃今能不動則增益矣蓋由其遇

境而動遇動而忍既忍而化淵衷靈應愈化愈微聖賢之所以為熟而莊於成也不遇逆境則隱微之地潛伏之念焉能自消融自澄徹矣乎 講錄云舜說六人所以為聖為賢者雖是天資不可及然亦未必不自困中來蓋困是進人之基康節子云當鍛煉時分勁挺到磨礪處發光輝吾人所以成器者大率如此 解醒編云忍性非食色之性也猶今之所云性氣耳天下之事必有所忍乃有所濟任性而自逞者未有不輕為而喪功也試觀王公貴人勢足以逞力足以運則直遂之意常多而含忍之意常少故少不忍而亂大謀者皆傷於所恃也傭作羈旅其勢孤其援絕有所忿而不敢以自逞有所激而不敢以自鳴摧折愈甚念慮愈深剗銳之心盡為消磨圭角之形盡為剗削此所以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皆忍性之功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傳說而下皆上智之事自人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纔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入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于幾微至於事理暴著微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

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而已
義云動心忍性其益自我微色發聲其益自人
云人恒過是以常人說常人便恒有過也困心衡慮而
後作則凡事必皆謹之於幾微矣此處亦不是以過望
人是要人改過而進於無過也為國者有法家拂士
之規諫有敵國外患之侵凌便勵精圖而國可以恒保
若無此四者便溺於宴安國未有不亡者也漢以無諸
葛亡劉以無孫吳亡唐以無郭李亡宋以無遼金亡古
來興廢都是如此藥苦者病則利外寧者內則憂矣有
國者鑒之哉左傳范文子曰唯聖人內外無患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一吹劔錄云拂士當如詩四方以
無拂音拂謂其忠鯁拂逆人意是相儆戒若依注作弼
字則凡有位者皆弼士何足與法家敵國並言大全
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死
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
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
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
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安樂自絕焉耳其在君
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
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塵談當得意時須尋一

談經集
卷之八
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教亦多術矣

原旨云言術字便有箇經畫區處在內如我欲教人直從而教之可也乃不屑教而使之自悟是術矣故曰教亦多術 講錄云不屑之教亦是教可見教亦多術 孫奕示兒編云屑輕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即孔子不輕教誨也謂輕易以教之其學則不固使其人若能因此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又云屑之一字先儒於書訓盡於詩於孟子訓

潔以今驗之凡物之為屑皆輕故屑之言輕也如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則言輕有辭說又曰爾乃屑播天命言輕措棄天命公孫丑上不屑就不屑去告子上乞人不屑告子下不屑之教誨宜一以輕釋之非潔也 不然盡心下有云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探也何以既言不屑又言不潔乎 丹鉛續錄云屑蘇骨切勞也謂不勞力之教也今注屑潔也非此屑解為潔則不屑不潔又何解

談經苑卷之三十九

應城張之厚銘卿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鄱陽江 和

下雉華至禮

巴陵楊一鵬

雲杜潘 達

廣陵陳爰諏 全校

孟子

盡心章句上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談經苑

卷之三十九

大全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歛之而無所
不見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為
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
養者養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則不
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大槩此章所
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
貫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
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定也所謂立命者
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放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
求者是也以是推之一章之指畧可見矣 傳習錄云

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
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歿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困
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為知存心養
性為行乎夫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
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自己與天
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
能無失尚與天為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天壽不貳
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
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天

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
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俾
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初問云心
即性性即心性之神明處即是心心之萬理畢條處即
是性心性一也盡心知性是一事不是盡心由於知性
孟子只為人說性便遺了心說心便遺了性故云盡
其心者乃是知其性也即盡心上表出知性來人心
之分量最大盡之云者盡其所知所能之分量也無一
處不到無纖悉或遺方謂之盡盡心所在乃知性所在也
人能盡心則於性中所具之理燭照無邊絕無障礙四
海具在目前萬古只一瞬息故盡心處即是知性處盡
心若依註單說知一邊豈可謂之盡斷然不是
分量故曰盡性是種種道理故曰知看得破時謂盡性
可也謂知心亦可也性即天也着在人身謂之性
未落到氣質中來便未着在人身只可謂之理此理天
理也故謂之天又謂之天命天與性總是一理故知性
則天不外是若流之有源遡流者自得其源也此節言
盡則知之極詳行之極備無毫髮之不盡乃中庸至誠
盡性之事非生知安行而何存其心包得養其性心
統性情性即所具之理也心是活物易於存亡故曰存

性中之理生生不息故曰養養之云者不斲喪其生理
屈折其天機使之日夜滋息也即所謂養其良知良能
也 斲喪生理屈折天機處無非為衆欲交攻牯亡此
心故存心即所以養性存心養性是一事只言存心足
矣此因上文有箇知性性字所以說出養性二字來存
者綿綿若存也言存則有培養之意在其中矣此是兢
兢業業保守其所賦之理惟恐其有違於天若恭敬而
事之者乃學者不能遽盡心知性所以做此工夫勉然
之事也非學知利行而何若依註單說行作存其所盡
之心却是先盡而後存豈盡心之時心尚有出入至此
而又湏存之耶既未及存不知將何心來盡斷然不是
說到死壽處鮮有不二其心者今死壽不二一惟心
性上用功以此修身俟死此是認却天命所在吾所當
立極力用功不肯放倒非困勉之功而何修身以俟即
湯武行法以俟一般 新安荅問云程彥緝問盡心澹
園曰盡心者空空洞洞毫無一物留于心中方是盡心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本性中原無一物 脉望云無欠
無餘之謂盡中庸盡性之盡言無欠也孟子盡心之盡
言無餘也 中玄問辨錄問盡心章曰此專言心學盡
心其至也然知性乃盡心之由存養為盡心之事而不

貳修身以俟則存養之成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蓋言性
即是天云爾存心養性而曰所以事天不貳修身而曰
所以立命可見性即是天故知性則便知天也請言之
曰盡如中庸盡其性之盡謂滿此心之量全盡其理而
無遺也性即心所具之理盡心者盡此而已若不知何
以能盡故盡心必由於知性然天乃性所從出知性則
知天即此而在非性之外別有所謂天也夫盡心固由
於知性然豈徒以知之而遂能盡乎必是存其心使無
放逸則性體斯在養其性使之長裕則心量可克是即
所以事天也蓋心性皆天存之養之固所以事也至夫
存之久而心純養之熟而性定反身而誠樂天知命而
不憂是故夭壽不二惟修身以俟命而凡世之窮通禍
福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命雖在天實自我立於生為順
吾自為之順於死為安吾自為之安造化在我天且弗
違矣非所以立命而何學至立命纔是盡性盡性纔是
盡心而盡則由於知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即心
也天即性也命即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 証學
編問盡心章曰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即此是
性即此是天一以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惟隨時隨遇
活潑潑地存養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景象然到結

果一着直是一刀兩斷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確然
以一身為主獨往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
冬藏手段此兩節在盡心君子運用純熟近而一日一
事之細遠而一生之大無非此機而心之未盡者不足
以與此 荅問集云一章之言精神最喫緊者又是盡
其心者一句只一句認得真的則一章首尾貫徹迎刃
更無難事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至參天
贊化總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古之善言聖人者惟
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到得心思既竭神
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即是說性說天
已是強為區別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豈不一齊俱到
最後立命一著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歲久狹洽殺
即是天天即是我不可更覓天人之間天人已是兩忘
壽夭又復何有 海蠡編云聖賢論學頓漸雙標以俟
上中下根人各取證焉盡心知性節所謂頓學也存心
養性節所謂漸學也天壽不二乃合頓漸俱證超生死
田地所謂及其成功一也 金陵荅問澹園曰孟子云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可見欲知性者須自盡其心請問
諸君此心如何而盡衆默然一友啓曰敢請先生大為
開示澹園曰一切種種心一時頓盡心無其心性體自

現然則何謂存心養性澹園曰常常如是盡心便是存
養衆皆躍然 尚友軒臆言云我命雖在天造命却由
我心齋先生是言即孟子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
立命也知此則真我常在不以七尺之軀為存亡 口
義云陰陽五行聽太極之理主使故理謂之命人受此
理於天而為性若性作得主不為壽天之氣所感則我
便是天故曰立命 潛夫論曰楚昭不讓雲宋景不移
咎子產距裨竈邾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已知道修身以
俟命者也 新安荅問友問澹園前日說修身以俟之
乃超生死不知盡心知性時便可超否澹園曰修身以
俟即是盡心知性性無生死知性便是超生死 護法
論云此章與佛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以異矣
四友齋叢說岩下放言云三代絕學之後心性之說惟
老莊佛氏能窺測一二其言亦似有見
莫非命也

文選曹大家東征賦云修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安命
唯吉凶兮 朱子語類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
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
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 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

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正命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命字氣也順受其正理也立巖墻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 中玄問辨錄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如何為正如何可為順受曰愚不肖而不知命也且必妄為妄為則有滅頂之禍賢知而不知命也必且強為強為則有壯趾之凶皆非順受其正者也惟君子素位而行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不得而生死禍福付之命焉斯為順受其正耳曰孟子云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乃孔子則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亦云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也若然是生死乃自為之可為順受乎曰命以得其理為正若苟然免難徒取偷生而以為安所遇也可謂正命乎哉可謂順受乎哉故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夫成仁取義所謂盡其道也 王荆公曰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揚子之言命曰人為不為命也蓋揚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 幽居荅述云順受二字發明極當魯位軒冕巖墻桎梏吉凶禍福之器也命有正有變順其變與正而受之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只一例看

莊子曰胥靡登高而不懼於生死也 前漢書爰盎

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師古曰騎謂跨

淮南子曰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倚墻之傍不可以立

論衡曰立巖墻之下為壞所壓蹈坼坼之上為崩所

墜輕遇無端故為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

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故孔子曰君子

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 綠雪亭雜言

云或問孟子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信斯言也則吉凶

禍福惟天所命人何力之能為然今有人焉黑夜放舟

下三峽浮洞庭風波寇盜都無所虞惟鼾睡篷底聽其

所止而休焉可乎愚曰不然吾聞君子居易以俟命行

法以俟命夫居易行法人事之當然者也聖賢曷嘗教

人俟命而廢人事哉乃若黑夜涉險是不能思患預防

與立崖墻之下等俟命者固如此乎

求則得之

象山先生云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

盡亡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

亦特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非美惡

將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強而自決者矣移

其愚不肖之所為而為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

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之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未有求而不得者也 疑問曰在我者何物即上章所謂性下章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求在我者如何求即上章所謂存養下章所謂強恕而行也知得在我者自我而外皆可置勿求矣孟子此論激多少奮心息多少妄心

萬物皆備於我矣

大全程氏復心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 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

曾虧欠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共之理我無與焉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一處發見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偽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到此地位則以已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已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 原人論云此身三百六十段骨一一各別皮毛筋肉肝心脾腎各不相同既有此衆多之物不知定取何者為我若皆是我我即百千一身之中多主紛亂離此之外復無別法翻覆推我皆不可得便悟此身但是衆緣以和合相元無我人

海蟲編云萬物皆備於我矣此我非形骸之我如釋典所謂常樂我淨之我也萬物皆備於我如釋典所謂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也人恨不能反身耳若能回光返照則根塵之虛妄俱消本地之實相獨露所謂誠也至此煩惱重障當下冰釋樂可知矣其或未然則又有強恕之漸學焉我也誠也仁也總一真心但異名耳 桐岡教言云大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一氣貫通何曾隔截天下之物萬有不齊皆我身也人惟有我身則萬箇物分做萬箇我無我身則一箇我通成萬箇物萬物皆備於我者如此而已不觀我之身乎四肢百骸毛髮爪甲一有痛癢心必知之氣血通也一或痿痺痛癢不知是謂不仁血氣塞也萬物皆備於我一體之仁正猶是也故曰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體也求仁者苟能識此機要剖破藩籬常令此心廓然反去一身自私自利之病直達天地萬物一體之公即如此身之中氣血周流無此痿痺是謂無我渾身是仁斯謂體仁而誠矣誠則仰不愧俯不忤何樂如之未至於仁者或為氣稟偏私情欲痼蔽不能開通勉強推心之學通於物我之間常將己心比照物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上下四旁無有間隔是謂克其有我達於無我

則有我私蔽之心漸開無我大公之心漸露求仁之方莫近於此矣 四書心攷云予嘗反觀本心至虛至靈正覺而定無有二邊無有三際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及觀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言乃信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惟反身而誠則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無入而不自得焉不誠則二二則肝膽楚越而分別生於中起彼此見而本來合一之真心反潛伏蓋覆於中而不自覺辟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目為全潮豈不謬哉強怒而行則能同物矣求仁莫近焉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 韓退之曰踐形之道非他誠是也

偽焉則萬物不備矣 洞學啟蒙程子云孟子言萬物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以此言之須是此理實有諸己已不與理為對方樂既不是有道可樂亦不是道外別尋個樂來 荅問集云反求諸己即謂之怨怨得快便即謂之仁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者也心未能公則於怨必須強故強之與安少有差別而怨則原非有二也 游酢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仲尼告魯子之道也強怒而行求仁莫近焉此魯子告門人之道也 新安荅問或

問萬物備我章澹園曰凡我之視聽言動以至百為酬酢皆物也皆我所自有也一向只為見已不足多方求增今能自反見得吾本完成毫無欠缺何等快暢樂真莫大于是此等上根利器難必之人人下此惟如心而行不必外索常常于心上察究模擬久之自然解悟何近如之梵學多方以求謂之參能近取譬即此意 又曰今人勞勞攘攘似件件都欠缺的一般豈知性中無所不有所以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我實備之我不能受用却逐逐然向外尋求此所謂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効貧兒也果能回光反照瞥地一下見得現現成

成原無虧欠是多少快活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清暑筆談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老氏曰吾有大患為我有身老氏之所謂身者四肢六骸舉體而言之也孟子之所謂身者四端萬善即性而言之也故曰人於萬類中如海一漚發言軀也曰此心不與萬物同盡者言性也在釋氏則有報身法身之說 陸子要語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荅曰如鏡中觀花荅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頷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

言終身
卷之三
在他求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

行之而不著焉

焦氏類林劉經臣曰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以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南游會紀云問行不著習不察舊說著是知其所當然察是識其所以然何知予謂此後世之學專在知識上求了著是中庸形著之著察是中庸察乎天地之察乃身心真實受用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即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若只在知識尋求

於身心有何交涉印古心語云行不著不學者也故無覺處習不察者模倣格式不知反於良知者也若此者終身由於道不自知其道也五刻窮拙云此孟子令人認道也自大道既隱世之不知道者衆矣將謂其為窮為真不由故不知耶而非然也抑謂其時由時舍不常由故不知耶而又非然也夫人之於道蓋由而行之矣而魯莫明而知之也且嘗由而習之矣而魯莫深知之也以斯知世之不知其道者衆也乃終身由之而自不知耳以此思道道可知矣看孟子到底不肯明說道是何物但曰行之曰習矣曰終身由之令人自家認

取道率性也性體活潑何處何時不流故終身由之不能離焉然既曰率性全是天者用事意見推測都無着處其誰能知之愚意習深於行終身由天深於習三句一步深一步衆也總承言行之云云如此者山道者緒言云游魚不知海飛鳥不知空凡民不知道藉若知道豈為凡民哉吾意善體道者身若魚鳥心若海空近之矣

人不可以無恥

象山先生集云惟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有耻焉者吾恐其所謂耻者非所當耻矣夫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戕賊陷溺顛迷於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可耻者亦孰甚於此哉不知乎此則其愧耻之心將有移於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然則其所以用其耻者不亦悖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耻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以此遺教經云慙如鐵鈎能制人非法是故常當慙耻無得暫替若離慙耻則失諸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一峰文集耻菴記云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倫曰人不可以有耻自其初也不可以有耻自其後也不可以無耻自其初也天完于人玉完

言終步 卷之二十九 十一
于璞若有恥焉是自喪其實也故曰不可以有耻自其
後也天玷於人玉玷於瑕若無恥焉是自喪其實也初
無及矣防其後所以復其初故曰不可以無耻
耻之於人大矣

五代史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
節盖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
亂敗亾亦無所不至 金陵答問晉紀論風俗之暴在
耻尚失所耻尚失所四字甚佳 大全慶源輔氏曰隨
溺其心於機械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為者也故人雖

以為深耻而已方自以為得計則愧耻之心雖其固有
亦自窒塞而不復發見矣 莊子子貢南遊於楚反於
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
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
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
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
沃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
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又云功利機巧

必忘夫人之心

古之賢王

呂氏春秋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
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 大全南軒張氏曰在
上者忘其勢在下者忘人之勢此為俱得其道使二者
一旦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
於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况可得而臣之蓋士亦以
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 知新日錄云此章重在賢
士邊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貴非獨上貴
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賤非獨上賤之也士亦自
賤焉觀此章何獨不然四字意思倒在賢士邊孟子蓋
為戰國妾婦之徒發也士不自重柰何使人重之士已
自輕柰何上不輕之

孟子謂宋句踐曰

大全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德義而惟欲
其言之售故徃徃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
以自得無欲之說 講錄云尊德樂義二句只沈論其
理下文統就士身上說理一也自其渾厚持重處謂之
德自其嚴毅方正處謂之義德即義之得於心者義即
德之見於事者尊德則自有其尊不必富貴功名而後

禮司布之文曰
禁其闕置注置
以口爭又地名
晉書序何丁居

下管其地在陳
留溪儀秦之故
介也故即置在
傳有置氏之隱
可証愁嘆之聲
亦曰置詩之諫
口置音謝漢
書置音翔漢
書置音若不以
詩又云哀吟咳
嗚食貨志天下
教之字雖異
義則一也又歡
欣之聲亦曰置
君子人知之亦
置其名不雜同
置也人名隗置
置也又史記
置置在玄之

置置唐詩
置置凡山山之
地皆名為置置
之名置置亦先
後世名山之曰
也交易各則
置置而散則塘

尊樂義則自有其樂不必富貴功名而後樂故人之知
不知皆不以之為悲喜而可置置然矣 大全南軒張
氏曰勾踐狗名而外求者孟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士
達所不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互相明耳窮不
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違於義則失已
矣達不離道則凡其舉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
副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修身見
於世惟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
雖所性不右行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 明
儒經翼問 善獨善之別鄒氏曰吾儕須識取善字本

禮記 人始有師宿逆順境界自不能移此是唐虞至
洙泗山何止至吾學脉得志澤加於民是與民由之故
曰兼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是獨行其道故曰獨獨時善
不魯減兼時善不魯添故陋巷簞瓢與平水土樹稼穡
同道 景行館論云修身見於世見是見龍在田之見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講明正學以俟來者能為王者師
此正文明之實也 困學紀聞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
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揚
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
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魯閔是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
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
與言道 無能子曰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為
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為天子 清暑筆談孔
子曰隱居求志孟子曰澤加於民所謂得志者得行其
所求之志也苟道不行於時澤不加於民雖祿萬鍾位
鄉相不可謂得志也故昔人云不論窮達利鈍要知無
愧中只是得志

待文王而後興者

大全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
也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為善否則為惡矣唯豪傑
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
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
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
以豪傑自期耳 鶴林玉露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
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
論 幽居荅述云歲月不待人待之一字誤人多矣故
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明儒經翼曰子與此言
非病凡民也病其興而有所待也興也者性之不容自
已作聖之機也機存於中隨感而發日用於是而不知

者凡民也無事於感而機自不容已者豪傑也不容自
已而不息其功焉豪傑而聖賢者也 王氏曰良知者性
命之靈樞各各具足自性自盡自命自至原非有所待
也凡民之與豪傑只在一念肯不肯之間而人品學術
於此乎分矣 口義云性有蔽故待於教無蔽則自能
興起不待於教矣待文王者待其教也 原旨云自古
帝王若堯舜禹湯之為君者多矣何獨稱文王蓋自古
帝王皆是君臨天下禮樂刑政出之自己天下之民自
然會極歸極不但有興起之心而已惟文王則宜王而
不王人之興起奮發特出於精神之鼓舞所以言文王

而不及其他也詩於文王每言遐不作人作人即興起意
附之以韓魏之家

大全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其欲則不足
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
家而自視歛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輕志存乎道義而
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 孟子測曰識量之
大者見大者也見大也者見道也道大而物小物有盡
而道無盡道無窮而物有窮是故見無窮之體則極天
下之貴有四海之富建堯舜之業如浮雲之過太虛耳
而况於韓魏之家也乎 五刻窮抄云要知孟子下箇

自字是何意思生人本來止有自耳自從太虛而來原
與外來浮榮毫無染着今人却把外來者認為自有一
朝富貴不勝盈滿何其謬也有如附以韓魏之家而自
視歛然如無有乎此乃自家仍與太虛同體不令外來
者染着今人那能到此 附字重富貴之交可以驗人
而于粹至尤甚也韓魏時已為國而猶曰家其為晉大
家相傳已久口頭語也過人遠在前一步
以供道使民

慎子曰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
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 蘭暉堂
集云夫治無意而已矣夫玄寒厲風寒者弗怨虐舟之
觸漏心弗怒也網罟設則魚鳥驚矣是有意無意之別
也 歷代確論東坡云使民為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
使民為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為城郭溝池民曰是
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
以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人果誰為
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為之者君
子蓋不以勞民也古之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
不以給共養勞費共養勞費一出少府為是也孟子曰

以佚道使民云云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
蓋難言之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
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百川學海云古之有
天下國家者未嘗不因其民之情而用之記曰人情者聖
王之田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
死孟子曰以佚道使民云云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源
令順民心也夫惟令順於民之心故可以使之犯難忘
其勞且死而不以為怨則拂民之情欲以立事而長且
久者未之有也若盤庚之遷都民不遠有居而胥怨則
必為之丁寧訓告使之知所以遷之為利而後已然則
聖王之所以重其民者如此其可忽乎至秦則不然以
貴為在己而不可忘以賤為在民而不足聽一切尚法
度之威以臨之故山東盜賊群起而秦遂亡然則拂民
之與因民之効概可見矣後世奸諛之徒乃始建為拂
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之說以欺人主而取世資凡能順
君之欲者則謂之享上凡欲順民之情者則謂之下也
於流俗使其君抗然於上而輕天下之民其民疾視於
下而不敢言而其原起於熙寧元豐之間其流盛於崇寧
大觀之際蓋有不勝其弊者矣 疑問曰為人上者豈
得不勞民殺民但要不要不傷此心之天理耳不得已為之

皆天理也故於勞民處說箇佚道於殺民處說箇生道雖
勞不怨雖死不怨殺者不是令其無怨此天理人心自
無可怨也 播穀乘屋是民之事不可云使使民者修
城池緝武備之類也

霸者之民

老子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
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
由然郭象注云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因其
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
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

然矣 莊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
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
無有者也 淮南子曰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
調靜而體德動而禮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
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
民不天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
者誰何是故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
又曰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
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
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贖

干君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 聳隅子曰
三王不以天下為心而天下歸之五霸以生民為心而
生民違之蓋修與否故也 路史曰治古盛德之君未
有聞焉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萬物涵泳春
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為稱邪草木以土為生而不知土
魚鱉以水為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天
下而不知其誰氏 大全慶源輔氏曰霸者亟民之從
規模狹窄時下雖得民之歡娛然豈能久哉事過意息
則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
則殺而民自忘其喜怒也 講錄云此示人以王霸之
辨也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而驩虞王者無心
於民感故其民忘之而皞皞易之咸曰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皞皞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驩虞之
謂矣 此處重在王民不重王者殺之如何不怨只知
得自己有罪不知其殺之者也利之如何不庸只以為
自己之利不知其利之者也遷善如何不知為之者只
以為自己之遷善不知其教之者也若以私怒而殺之
誰不怨人人而利之誰不庸人人而教之又誰不知為
之也邪 五刻窮抄云王者非有意於殺之利之善之
也真性上下妙合更不分別王者率其真性時就是萬

言紹
卷之十九
民率其真性時何怨何庸何知之有 朱子語類云過
化存神舊說所應之事過而不留便能所存者神神即
神妙不測故上蔡云所過者化故所存者神所存者神
故所過者化李之才云云譬如一面鏡先來照者既去
不見了則後來者又可以照若先底尚在則不復能照
矣將做一事說亦自好又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
化所存者神似是見成言語如金聲玉振之類故孟荀
皆用之 大全朱子曰過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
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是所過者化言過
處人便化不待久此蓋在已者纔有所存則誠於此而
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
然者是則所謂神爾 上下與天地同流似陶鑄一番
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 口義云政教號
令霸者終日經營尚不能必人之從王者只一過就能
感動得人所以然者只為他存主處純乎天理無一毫
思慮知識之私可得而測度故其神明之地感通順應
直與天地之道春氣一噓而萬物皆生秋氣一翕而萬
物皆斂者同蓋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亦有心而無為
故也伯者心上純是一箇私意他存主處不神感通之
源已窒不免將這些法度去把持人然能把持於法度

之所及而不能把持於法度之所不及徒有補緝之勞而無感通之妙特小小補之而已王者豈其然哉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樂書曰仁言則諭之以心而於感人為外仁聲則達之以實而於感人為內善政以正之而於教為粗善教以化之而於政為妙講錄云仁言只發於一時仁聲却著於平日其久暫已不同仁言未必其能行仁聲却有其行事其虛實又不同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准海近語云仁言仁聲是虛實之辨善政善教是本末之辨民畏之所以止能得其財民愛之所以便能

得其心善政不如善教如此則仁言不如仁聲入人之深又可見矣質言二人君治天下惟有政教兩端發之則為言播之則為聲非有二也仁言仁聲全從善政善教處來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實事故下面正解所以得民處而入人處再不消說矣善在仁內得民乃所以入民者耳無兩層意不必謂政教如此言聲可以例推也民畏民愛是所以得財得心之原畏則得財經制有條民不敢愛力不敢逋負也愛則得心財不待言矣切不可兩平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初問云首節言知能次節止說知愛知敬而不言能者
能在知內也故學問頭腦只一良知盡之矣此又足以
證知行合一 講錄云此章首提良知良能是說人性
之本善次以孩提之知能指點出來是性善之真證佐
末則說良知良能達於天下見性善是天下之所同更
無一人之本惡者也 解醒編云良知良能一章正所
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愛親敬長赤子之真心
也仁義達之天下是不失其心也達之二字猶言達之
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為猶言知皆擴而克之也即此
一念之愛而達之無所不愛斯為仁矣即此一念之敬
達之於無所不敬斯為義矣其實大人之心不曾增得
赤子之心一毫赤子之心不曾減得大人之心一毫但
大人不失其真心至於無所不知亦不慮而知之良知
至於無所不能亦是不學而能之良能若常人不能達
便是失了赤子之心 南游會紀云天地生物之心以
其全付之於人而知也者人心之覺而為靈者也從古
以來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此一靈而已孟子於其中
指出良知直是平鋪應感而非思慮之所及也良知不
外思慮而思慮却能障蔽良知故孟子尤指其不慮者
而後謂之良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良知也而納交要譽

惡其聲則慮矣見嗚嗚而不屑不受良知也而宮室妻妾得我而為之則慮矣故曰天下何思何慮此正指用功而言非要其成功也 四友齋叢說云陽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蓋此良知即孔子所謂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者即孟子所謂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謂本來面目即中庸所謂性即佛氏所謂見性成佛乃得於稟受之初從胞胎中帶來一毫不假於外故其功夫最為切近陽明既已拈出學者只須就此處着力使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聖之功 金陵答問 耿師一日至六合縣令率諸生請益令問曰陽明先生

言良能得無遺漏否師曰好子官名知縣不名能縣亦有所遺耶蓋此知字未易承當如一縣窮簷蔭屋之下其艱苦疾痛無不了然洞晰則其拊循之者萬方自不容已矣若茫然未知縱幹當一二興利除害事祇為門面計回思朝廷設知縣之意終屬曠官也 荅問集云無不知愛無不知敬此無不知三字一頭管着自己意心身一頭管着家國天下 明儒經翼曰孩提愛敬乃一端之發見必以達之天下繼之而後為全體孩提之知譬諸昭昭之天達之天下之知譬諸廣大之天收攝保聚所以達之也 問不學不慮之知只可在孩提

赤子時說成人以後有許多紛紜酬酢合幹的事如何
能得不學不慮曰此正是入聖脉路學是學甚麼慮是
慮甚麼學者復得他不慮之體而已故曰殊塗而同歸
百慮而一致直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是不失赤子
之初心而已譬種樹雖至於參天合抱亦只是不失他
最初此子萌蘖之生非能有加於毫末也王氏 荅問集
云達之天下達字要同中庸達之諸侯的達字解如云
親親以盡仁敬長以盡義更無他術如古先帝王達之
天下而已矣若依舊講作申明上文看則前已言無不
愛無不敬矣其詞不亦贅耶 石渠意見拾遺云此承

上文而言親親之為仁敬長之為義而仁義無他道惟
此二者而已乃天下人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

舜之居深山之中

文中子曰心迹之判久矣達天者觀心消私者滯迹
程公叅曰方其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豈獨不異野人亦
將不異木石 四書論畧云舜之居深山之中四句不
是寄寓是孟子善形容大舜處深山則靜矣中則泊乎
無所倚矣木石居鹿豕遊則去智故而栖大同矣野人
是顛蒙之人異乎野人幾希是猶不失渾兮樸子之性
而與太虛同體也舜之心境忘矣忘則亡有亡有故亡

孟子
看二指之此一
點覺性耳人之
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聖凡回
真之靈也

好惡與人相近
也者幾希凡夫僅
存之真也見其
所以異於深山
之野人者幾希
聖人凌悟之大
覺也其為靈
性則同也

不有善言善行捨舜心之故物故能若决江河豈敝敝
於聞見哉及其二字最可玩分不得寂感捨是一時事
疑問云此非以迹以心之說通說大舜之心居深山
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異與深山之野人此正其
不枯於見聞洞然至虛湛然至明處虛明中全具萬理
在故一觸於聞見隨即應之無復阻滯易曰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正
是此意 宛陵切琢問舜亦從聞見入乎曰舜之學從
精一入惟其精一是以靈虛之中萬善悉備一有感觸
無不沛然若胸中本自雜揉蔽塞全靠所聞所見依傍
而行此乃是見聞之學也吾輩未能逮舜也須常常勾
得虛體在此心常虛有感必通如人在夢寐中得人一
聲無不醒覺惺時不昧人聲亦無復用矣
無為其所不為

大全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
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善却自以為不妨便自
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
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解
曰人之為不善也皆有愧耻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
之君子惟從而已之 初問云此孟子論學問之要領

處內有此不欲之心外便有此不當為之事人能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則學問之功作聖之事一了百當矣此外又何為哉此是戒懼謹獨工夫便復何事註中作克義之功克義是學問中一節也尚有仁禮智工夫孟子肯說如此而已矣乎大誤工夫到此以是打透天人理欲關頭掃除蕩滌不留一點污穢無分毫不潔之心無分毫悖理之事心之本体得矣大而化之盡在於此即此便完了作聖之功更無他法而已矣若極盡之詞也說儲三集程伯淳在長安倉中燕坐見長廊柱初以意數業得之矣及再數却不合以此知初心了了下一轉念不得又伯淳在澶州少一長梁曾博求民間後出入見林木佳者必起計度心以此知心本空洞着一計度不得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

正蒙曰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 大全南軒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然不省唯疾疾加焉則動心恐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孤孽惟操心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惟慮患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誦斯言也處安樂者

當思逸豫之溺人而深戒懼處憂患者當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厲矣 石渠意見云此章蓋言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思患預防之心故能免其憂患惟獨孤臣孽子身處憂患之地故其操心也尤危其慮患也尤深故能於事理無不通達似是本意 五刻窮抄云愚意臣不得君便子子孤立即孤臣也非必遠也子不得親便竅筭待罪即孽子也非必庶也且母愛者子抱庶子豈尽不得於親乎孽似作罪孽之孽為是

有事君人者

大金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為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存乎功業而已與為容悅者固有間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者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雖蓋世之功業可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已而物正者正已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至正而天下之威無不通焉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

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矣
原旨云容悅者為身謀以安社稷為悅者為國謀可行
而行者有所不為已正物正者無所不可者也 小學
紺珠經列四科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
身 一菴語錄云所以謂之大人以其民物為度不私
一身之小若天民於時勢可能處便可做否則元守不
能施轉移之力這是獨了漢故只謂之一民而已但非
落陷私欲故以天稱之大人正其所大之已滿宇宙都
擔在自家身上彌綸輔相勢有可通必為之 初問云
正已如何便能物正其道德流注精神風采彪炳發揚
天下聞之而傾慕見之而愛敬自能使人動則變變則
化上能格君下能易俗不識不知轉移世道非至誠之
德不足以與此人品至此極矣何功名道德之能擬哉
王荆公曰揚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揚子
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所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
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大全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已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
不愧不怍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怍累
於已私耳內無已私所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心

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有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南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忤其本歟盖不愧不忤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不使吾胸中多所愧忤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吾之不愧不忤者耳自不能無愧忤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為教而有此樂哉初問云一樂係於天雖君子不能必故居首二樂者洗心之成功盡性之能事也人到不愧不忤則心胸脫灑絕無一毫牽絆此處最樂君子所能必者故居次三樂是成就人才有融通萬物一體之意不愧不忤者心學也聖統也以此繼往以此開來使千聖相傳命脉弘而不隘流而不絕善與人同之澤長矣萬物一體之意融矣不愧不忤之妙不為獨得矣非樂乎總是性分之樂在我者也王天下在外者也在我者常足而在外者原無與於心殆不足為重輕誰能易之故曰不與存焉

廣土衆民

講錄云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者欲其道之行不是欲富

貴利達所樂不存以其道未至于大行也 中天下而立猶云宅中圖大中天地為民物之主不是在天下之中央然亦不必是為天子凡在朝廷上佐天子出治者亦是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 海蟲編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堯舜之業也而以論之於性則纖雲之於太虛也微塵之於五嶽也世人駭時雍風動之迹而不窺堯舜廣大之心是見纖雲而不見太虛見微塵而不見五嶽者也此莊生所以比之於井蛙歟 治平事業俱從第一念做出與天命之性不相聯續蓋性者離念者也故曰所性不存焉 仁義禮智根於心味

根字則知其餘總是枝葉惟根於心所以曰分定也原旨云欲樂者情也無欲無樂者性也情因遇生而性非外鑠故不加不損 虛齋蔡氏曰分猶性之分猶言體量相似但說分便是有定者也所性定分自合下稟受時便定了但能享用得這箇則富貴貧賤都無干預朱子語類敬之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着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本根着在上上方會生其色也睅然都在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 口義云不

加不損氣無盈歉也氣之無盈歉者有理以攝之也根
 心生色正是加損不得處 通義白雲許氏曰此章緊
 要在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句上常人固皆有
 四者為氣稟昏迷故物欲蔽隔四者不能根於心惟君
 子則得于天者全不曾失常與心相着其發施有下文
 如此符驗故窮達不能加損分定分字正指四者 明
 儒經翼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根字極有力心即性性即
 心渾成一片不須更離根之謂也故大行不加窮居不
 損心廣體胖晬面盎背手舞足蹈非本體無毫髮之累
 不能如此故特歸之君子氏攝 孟子測曰仁義禮智根

晬盎亦不定是
 豐滿世亦有稿
 項黃鹹而各自
 斐堂重光者壯
 于德克符言并
 者王駘諸人所
 謂得道者志形

於心根如木之根由萌蘖而枝榦花葉扶踈以至於參
 天根為之本也此所以為晬盎於背面而施喻於四體
 者之本也 宋史程顥傳云顥克養有道和晬之氣溢
 於面背

伯夷辟紂

讀禮疑圖云先王導之使養老者謂養五十非帛不煖
 之人也男已于耜舉趾而婦興蠶事宜就墻桑若宅分
 田邑二處則在邑宅桑誰與之採耶故五畝之宅宜為
 一處而便於農事者也農桑政之本也以此專責於農
 家夫婦欲使有常業焉 學殖解云五畝之宅三段正

是教天下以善養老非言文王之政也下承言西伯所謂善養老者亦惟如此而已矣此所以謂之善養老也講錄云此文王養老之政下條只承此云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此也舊說以此為養民之政下為因養民之政而寓養老之政不是蓋此處已明說出養老之政了一則曰老者足以衣帛一則曰老者足以無失肉一則曰八口之家可以無饑老者亦在其中矣如何只以為養民之政乎上已說了文王養老之政此只挑出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來見得不是家賜人益不是私恩小惠正是曰民之所利而利之不費之惠也無所不潤之大海也不言所利之乾元也王者之至仁所以為盡善也不然寒者而與之衣饑者而與之食與之者有限而望之者無窮是亦霸者之小補而已矣安得謂之善養老乎新書粥子曰聖王在上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

易其田疇

大全華陽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唯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歛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晉書傅咸曰穀帛雖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

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 韓非子曰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 淮南子曰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秦王之時或人蒞于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 史記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遠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華陽范氏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 講錄云聖人使菽粟如水火使字即上兩條之政 學殖解云陳壽翁蔡介夫俱以仁為推己之有餘濟人之不足直緣上求水火無弗與說耳不知只是有恒產者有恒心也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論衡曰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盛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

言
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
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
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况遊
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潢汙兼日不雨
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
海故海大也 弘明集曰昔仲尼修五經於魯以化天
下及其恥邈大蒙陟顛而天下與魯供小豈非神合於
八遐故見超于一世哉 講錄云聖人之門即是孔子
之門不曰難為道而曰難為言者言以闡道難為言即
是難為道也此言亦是有道者之言不是尋常小可之

言猶難為水者亦是江淮河漢之水小小之水可與海
較量乎 朱子語類問必觀其瀾曰若論水之有原本
則觀其流必知其有原然流處便是那原本更去那裏
別討本只那瀾便是那本了若非本何處有那流若說
觀其瀾又須觀其本則孟子何不曰必觀其本他說觀
其瀾便是就瀾處見其本 大全朱子曰成章是做得
成片段有文采可觀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
休了 初問云成章後達從心上日積月累漸成片段
非必文章外見也聖學非可一蹴而至雖云萬物皆備
却須克養之功漸漸進入學者全在志有志則以漸而

進志一放倒便日退矣故曰君子之志於道也孟子此章以孔子為極使學者法孔子而至於其極也 疑問云常說孔子之道大而本進之必以其漸愚竊有疑焉孔子登東山二句是其造詣之高不必說了下何以說一句水即襯說一句若此其三見也且本文並無一大字本字何以云大而本愚謂孔子造詣極高無可形容故說觀於海者難為水二句然淵海雖不可探而觀之有術必觀其瀾未始不可探也聖道誠高於日月而真明有常容光必照未始不可仰也要在下學而上達耳末節總說孔子之道之高非限人以不可及而人之不能上達者只由下學之未至也 觀於海者目擊其汪洋浩蕩難以水探測之也游於聖人之門者心醉於仁義道德難以言形容之也 成章之章非文章之章學者心專力到所就已成箇體段格局企而上之可造於淵深高明之域耳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似說不着

鷄鳴而起

困學紀聞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蚤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也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

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
訓門人也起不待鷄鳴陸務觀示見之詩也鷄鳴率家
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業少蘊與子之書也鷄鳴而起
決擇於善利之間為舜而已矣 錢緒山曰鷄鳴之時
天開於子人與百物俱此一開好利之人一念初醒即
入於利此是牾之反覆雖夜氣不足以存用功真切之
人一醒即覺覺即緝熙無間初醒一念更無虛假覺即
是善不覺即是利此正是舜蹠界頭中無站足之地初
醒一覺即是一陽來復即此通晝無間遂成六晝乾體
向晦安息如此靜專便是六晝坤體此道通晝通夜未
嘗有一息間斷聖人自然如此學者求復乎此 五刻
窮抄云講舜蹠之徒要挽歸鷄鳴向上言即此已為舜
為蹠豈必有積久之善心習精一嚴危微而後為舜豈
必有積久之利心逞暴戾任恣睢而後為蹠耶 朱子
語類或問利與善之間曰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裡一條
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明儒經
翼曰間字要體認得親切莫作尋常看過只是一念操
舍之微中間更無駐足處譬如居庸關頭進此則為中
華恃此則為夷貉矣古云差之毫釐言其微也謬以千
里言其遠也若論一念操存間不容髮而舜蹠相懸奚

帝千里悲夫鄒氏說儲潘允時見程正叔程舉孟子致
 致善利二語為問潘未尋其義曰此易解耳程曰賢亦
 知今之所謂善乃古之所謂利乎潘悅服下拜以為悟
 一生之非又陸子靜淵講義利章至令聽者泣下墨悲
 素絲揚哭岐跖為舜為跖分處甚微君子小人行處各
 熟世之人何沒沒也吾于程陸之言有省

楊子取為我

顏氏家訓云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揚朱之侶世謂冷腸
 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爾朱子語類問
 墨氏兼愛揚氏為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不合聖人之正
 道乃是割己為人滅去己私猶足立教若為我乃小己
 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曰莊子數稱揚子居之為
 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養神氣雖一
 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
 為是也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
 之乃是安排尋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
 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
 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
 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
 似為我而非為我海蠡編云虛靈之地不染一塵亦

不捨一法故不見有一法可取亦不見有一法可捨若有所取則有所捨矣楊子取為我墨子取兼愛而子莫執中夫有取則有捨有捨則其所廢者多矣故孟子惡執一者而訶其賊道蓋謂之曰執則所執非道固賊道即所執全是道亦賊道也故佛家有我執法執之說又信心銘至道無難惟嫌棟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又曰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昔司馬溫公謂此心未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為得術乃復為中所繫縛蓋信乎執心之為道大害也 困學紀聞云楊子學似老墨之學似佛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

緣督以為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弇州劄記云孟子之功在尊孔子之道而申明之耳不在闢楊墨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為之不便身也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不便人也夫不便身之與不便人誰其聽之其人雖至今存可也其戰國之為說者百家而皆不能久非我之道有以勝之其用自不能久也 新安荅問云一友問吾儒為己與楊子取為我有甚差別澹園曰楊子亦是真真做學問的人如云何者為賤逐物為賤何者為貴存我為貴楊子見得真我亦煞透徹只多一取字所取者一而所廢者百

孟子是以辯之友問取字之義澹園曰取者心有所欲也老子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名之樸我所固有若以為重而願欲之則在彼矣無取則物物皆真有取則雖真亦假况大海皆水而取一漚則一漚之外盡廢矣百體皆我而取一毛則一毛之外盡廢矣所謂舉一而廢百也然孟子豈徒與楊氏辯哉曰楊子取為我使人知道不可取不取則無畔援之心而心正矣曰五霸假之使人知道不可假不假則無歆羨之心而心正矣故孟子大有功于聖門 洞學啟蒙云諸家提得一邊太重所以有弊却俱是聖人學問裏抽出一條做得來 明儒

經翼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一箇格式此正是執一揚明藝文類稿曰中之理在心不在事子莫不求中於心而摹擬於事則其道無根其中無權與楊墨之執一事以為中者何以異焉故孟子謂之賊道以其似是而非也 講錄云仁義時中總是一箇理仁與義自相須時中亦不外仁義即仁義之隨時處中者故為我者害義亦是害仁兼愛者害仁亦是害義執中者害時中即是害仁義也 黃氏日抄集註云為我兼愛執中皆舉一

而廢百愚按丈勢似止言子莫執中讀者更審之
刻窮杪云舉一之一即承執一之一廢百正在舉一非
以舉一為長廢百為短也

○饑者其食

大全新安陳氏口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
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渴而失
其正味人易知之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
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
與飢渴期而飢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飢
而遂厭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心之理矣是害口腹者飢

渴也害心者亦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亦能害心
之正理此君子所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
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飢渴之害害其心
則必不厭貧賤以脫飢渴必不真受富貴以圖其肥而
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過人欲而存夫理也
初問云舊說以飢渴害口腹貧賤害心志添出貧賤
二字作兩項比擬此何說也飢渴就貧賤中一節言說
到心害究其極也蹴嚙嗟來無非其食其飲之故此非
心害而何若說貧賤方害心志則其食其飲者不為害
心志耶末二句大意謂豈惟口腹有害人心亦從此皆

有害矣故下文止說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不可
 認做兩項為比擬之詞大誤。飢渴者即貧賤之極孟
 子舉一以例餘舉小以該大即此處能不苟且則一切
 危難皆壓不倒已是箇精明卓立的人學問之力愈久
 愈堅造詣無限量矣何不及人之憂耶此是好根脚充
 之可進於聖賢矣故聞不食嗟來之食者便起敬。豫
 章文集羅仲素初從龜山龜山以飢者其食章令仲素
 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
 累日疏其義以呈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
 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理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
 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
 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
 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大全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辨意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
 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初問云欲得三公時少貶
 其介以取三公既居三公時遂改平日之介以保祿位
 此俱是以三公易其介也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即
 此意下惠和而不流其和是主於天理之和非雷同阿
 比之和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已故曰介故曰聖。言

三公則下此者可知已下惠雖云和全是有主之和如
綿裘鐵最見得分曉

有為者辟若掘井

淮南子曰終年為車無三寸之鏹不可以驅馳匠人斲
戶無一尺之捷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期乎其所結
文選王簡栖云慨深覆篲悲同棄井翰注曰喻廢于已
安墜於幾立也大慧語錄引古德云學道如鑽火逢
烟且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初問云水只在
地中理只在心中皆有源頭得了源頭其出不窮其來
不竭掘井九仞而不及泉未及水之源頭也若一歇手

前功盡棄矣

○堯舜性之也

孫奕示見編云安而行之者性也勉強而復者反之也
堯舜存其天性湯武還其天性及其成功一也朱子
語類云黃仁卿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
性善之性性字實性之之性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
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差了反之而後得
身之是起來身做起聖人之心不曾有个起頭處堯
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个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
頭了但其起處甚微大全雲峰胡氏曰性之者自然

而然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
 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初問云堯舜性之以水盥盛水也水即水米即水也
 無殼者也湯武身之以水晶盤盛水也雖是內外一色
 而其殼尚在焉堯舜無迹湯武有迹堯舜無查滓湯武
 有查滓堯舜無包裹湯武有包裹性之身之此可為喻
 思之自當見得 王忠文公卮辭曰五霸假仁義仁義
 不待假也根於人心之固有者夫人有之奚獨五霸而
 假之也謂之假者自其行事而言之 原青云久假而
 不歸知借人物事一般初用時尚覺是別人的及用之

久而不還恰似自家的一般遂忘其為非已有之物矣
 不知借人物事終有還時此五霸之所以卒於敗露也
 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

孔叢子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
 然何行而得此也子順曰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
 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
 二年服竟然後反之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
 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 徐幹中論曰伊
 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
 之於素也 沈約曰按竹書紀年云伊尹放太甲於桐

乃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耳 呂祖謙曰伊尹之志其
自知則在遷太甲於桐之日人知其志則在奉太甲歸
亳之時 原旨云有伊伊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是有說話在蓋有伊尹之志則放君亦得復辟亦得無
所不可若無伊尹之志則日久遷延寢起睥睨之心即
漸凌逼或成騎虎之勢不至于篡不止也自古奸雄弑
奪之人亦有初無篡位之心而至於其後有不得不然
者亦只緣他胸中無一個為天下為社稷之志所以如
此若真有一個為天下為社稷的志則亦何至於如此
哉 路史曰桀嘗求之攝王之事周公之所無而廢立

之事伊尹之所無也惟元祀十有一月太甲始居陰之
時也百官聽于冢宰此處喪之常紀非攝也惟太甲者
立而不明既乃背去師保之訓則亦戾復自用而不可
以順導矣故尹於是因其諒陰營宮于桐俾之密迹先
王之室而作其憤悱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非
廢也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起
復之例非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日嗣王其事亦已明矣
自漢群儒以淺見臆經旨而廢立之說倡及霍光將廢
昌邑問田延年古有之乎對曰昔者伊尹相商廢太甲
以安宗社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之延年循俗

無識之言遂使後世信以尹為果嘗廢立者而莫之省也。唐趙璘因話錄云伊周初以公忠放主操政以全國家安社稷而莽卓操懿援此為飾可悲也桀紂幽厲身遭弑放常與萬世之君為龜鏡則伊周一時公忠反誤後世亂臣賊子桀紂幽厲一時淫虐而有益萬世明君矣。說儲三集伊尹教太甲于桐作放字誤漢書引尚書放命圮族又無敖逸欲有邦皆古文今字之誤。詩曰不素餐兮。

荀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道誠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知新日錄盧未人曰祿或非常數之祿只是傳食如君餽之粟之類其君用之不是用其身只是用其言與子弟從之對看言君子在人國中言皆治道故君用之則安富尊榮是上有功於君動皆至教故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下有功於民小註謂用則有功于君不用則有功于民非是安謂國祚

寧固富謂國計克實尊謂臣民具瞻榮謂中外無侮此
章論士之功是一時之功其自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
學者便是萬世之功不為無功而食一也

○士何事

困辨錄云志者心之所之與行俱至曰志恭敬奉持
而天下之物無以尚之曰尚志世顧以意氣念慮知所
嚮往者便云有志夫意氣念慮能得幾時是蓋淺之乎
為志也 初問曰孟子此節之意謂仁義之外無他道
窮此也達此也士所尚之志仁義而已夫凡天下得志
行道之大人殺一魚罪便非仁取非其有便非豕所居

只是此仁所由只是此義大人之事盡在於此矣觀居
仁由義而大人之事備焉則士之所尚不在仁義而又
安求哉殺一魚罪以下俱是事統大人而言蓋大人者
已達之士士者未達之大人為大人時仁義之外無事
則為士時仁義之外無志也士大人一生只有兩者尚
志在此而已孟子之意蓋如此註以殺魚罪以下作志
謂士雖未得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體用也全矣
原旨云尚志分明只言其志如此未涉於事也言士無
所事但有志可尚將大人之事料理於心而已非仁也
非義也是從志中籌度之語便見其志所不為意士

雖一民未治一命未膺而其志如此設以之君乎其位
肯取非其有乎肯殺一無罪乎故曰大人之事備矣
知新日錄盧未入曰殺一無罪四句泛論者惠在四句
方講尚志

○仲子不義

淮南子汜論訓曰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濇君之
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饑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
伸而大略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體大
者節疏蹶距者舉遠 原旨云夷齊之讓國為父子兄
弟之倫也太伯以天下讓亦為父子兄弟之倫也為人

倫而讓國固有足稱讓國而無妨於大倫則亦其節概
之高皆可取也今仲子廢人倫而讓千乘之國則讓國
為小節而廢倫為大罪矣 知新日錄云人莫大字以
大罪言信其大大字以大節言親戚君臣上下大倫也
故人之罪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仲子辭兄離母是
亡親戚不食君祿是亡君臣乃以所守之小廉即信其
大節奚可哉信其大信字與人皆信信字相應看

○桃應問曰

五代史史臣曰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
瞍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

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後世立言之說也然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于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為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

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可也 路史曰孟子之言蓋以為受法者設也而劉敞葉夢得輩以為瞽叟真殺人而皋陶真執之舜真竊負而逃之失之遠矣宣帝之詔父子之親天性也自今子匿父勿坐豈有為天子父殺人而廷尉得執乎 又按曹操馬騰入麥主簿議罪而自刑割髮太子馬蹄踐雷廷理依法而斬鞠戮御唐党仁洪坐賊百萬當死五奏太宗閱其自首就戮出之方食徹案召五品以上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今朕私党仁洪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命有司設草南郊進蔬飯將請罪三日群臣前後固請乃止夫唐臣犹不

聽太宗請罪南郊舜之諸臣豈聽其竊負而濱海哉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舜不免於曲法陶不難於棄士而已矣温公曰所貴於舜者為其能以孝諧其親使之進於善而不至於惡也舜為天子瞽瞍必不殺人明矣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是安得為舜乎是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皋陶矣舜惡得而竊之若曰皋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與舜是君臣相與為偽以欺天下也可乎又舜既為天子矣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皋陶之執瞽瞍得法而止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非孟子之言也類濱曰舜之事親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丹鉛續錄云兩見論日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不論也孟子於桃應之問不答可也瞽瞍既為天子又何求不得而殺人耶即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辟在臣下且然烏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狴犴親伏歐刀乎即使皋陶果執之舜果逃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於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辨惜乎孟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或曰

此非孟子之言蓋法家者沉剝入之以尊其說觀者不知擇焉亦自陷於詖放矣蘭叢識遺云聖人處事但欲求之于心而安孟子荅桃應瞽瞍殺人之問則云竊負而逃蓋謂舜當此時可以無天下不可以無父義有重于得也

○孟子自范之齊

朱子語類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 大全新安陳

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克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初問云廣居仁也孟子單言仁仁固該得衆理然歸有妙處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君子宅心以仁一毫私意不雜此中空然廓然自無局促猥瑣不自在之意其氣象當何如居養所移常近驕廣居所移則泰然自得以泰觀驕猶登崇山而俯視培塿不啻矣 講錄云魯君事引以證王子而居廣居之意自見于言外居相似者魯宋二君同處諸侯之位故同一氣體之移而其聲相似耳

○食而弗愛 講錄云恭敬而無實是徒以幣帛為恭敬而未將之先原無此實心也正所謂豕交獸畜之矣故君子不可虛拘也虛齋蔡氏曰君子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也虛字從無實字生非謂君子當去不可虛拘也既是君子自能去矣 石渠意見補缺云前節言能養而不能敬後節言能敬而不能養皆非待賢之道必如孔子所謂忠信重祿斯為待士之道意見如此雖與集註之說不同未必不是孟子立言之意

○形色天性也

無能子曰形體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之在新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韓退之曰賢者非不能踐形能不備耳故或去聖一問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惟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矣 孫奕示兒編云形色外也天性內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則外即內也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則發見於形色之間皆天性也一為慾所汨以亂其天性則雖有人之形而不能踐其形矣故惟聖人然後可 龜山集曰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為能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 朱子語類云

至之問形色曰有這形便自有這色所以下文只說踐
形蓋色便在形裏面色猶言容貌也時舉問形色自是
兩字否曰固是 惟聖人可以踐形踐非踐履之謂蓋
言聖人所為便踏看這箇形色之性耳 踐形如踐言
之踐伊川云踐形是充人之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
陳潛室木鍾集云形色為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食
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 中玄問辨錄云問形
色天性謂何曰此乃萬古的確之論言性者以是為本
可也何以故曰形色氣之為也而天性即此焉氣之未
始不為理也天性理之具而形色即此焉理之未始不
為氣也人生則形色完而天性具氣與理俱存不得以
相離也而宋儒乃分而二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
性夫性一而已將何者為氣質之性又將何者為義理
之性乎且氣質之性為其雜於形氣者也義理之性謂
其不雜於形氣者也然氣質之性固在形氣中矣而義
理之性乃不在形氣中乎不在形氣之中則將何所住
着乎蓋天之生人也賦之一性而宋儒以為二性則吾
不敢知也曰踐形之謂何曰踐者履其實也恭作肅便
是踐貌之實云云曰一一而踐之乎曰何為其然也性
具于心性盡則心盡而衆體從之斯為踐形而已矣蓋

聖人以性而踐其形衆人則以形而鑿其性形色雖具
乃却空缺虧欠也 荅問集云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
血肉之軀不以為重及談性命便更索之玄虛以為奇
特軻氏惜之故曰吾此形色豈容輕視即所謂天性也
惟是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形色方能實
踐實踐云者謂行到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
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只完全
一個形軀便渾然是個聖人必渾然是箇聖人始可全
體此個形色若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
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盡能任天之
便不惟有愧于天實是有忝於人也 新安荅問蘇文
甫問曰形色天性也人與聖同何獨聖人為能踐形澹
園曰踐者信步行去之謂如耳聽任他聽眼看任他看
這箇是從心所欲田地惟聖人能之

齊宣王欲短喪

儀禮喪服註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
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嫁者
以出降 講錄云通章是論齊王王子一段亦為齊王
說也王子壓於嫡母是有所禁者齊王何厭何禁之有
王子欲終之而不得齊王得終之而不欲是固不孝矣

不得終者其傳為之請而不欲終者五乃以為愈則亦
何以異於教給兄之不第者哉 宋書謝弘微曰衣冠
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大全慶源輔氏曰如時兩化品之高者成德達材其次
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
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朱子曰時兩化者不
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
告顏子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兩化之者 成
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

南軒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
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
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 朱子曰艾艾草也
自艾淑艾皆有所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
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
未嘗就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竊傳其善
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 初問
云此章俱以受教者作次序時兩之化心神融矣德指
成仁成義一節而言尚有限也才是作為之才治兵治
賦皆是下德一等矣答問又下才一等矣私淑艾則總

四者皆在其內 大慧云大率聖人設教如春行花木
具此性者時節因緣到來各各不相知隨其根性大小
方圓長短同時發作

○道則高矣美矣

弘明集云靈暉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
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殊日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
殊形而異音 講錄云君子以道教人引之以知行也
而知得精行得熟之妙處却不發之是非各於發也不
容發也然雖不發而所以知得精行得熟者已踴躍而
見於前學者但不用工則已若用工去精之熟之則此

道之妙處便為我所得矣 引字不發字躍如字都影
射字來中道而立就躍如說不及者視此以為難而不
知愚不肖之可與知與能者此也太過者視此以為易
而不知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亦此也蓋中道而立
焉耳唯夫能者既不阻於難亦不忽於易由其所引者
以達於其未發者力可得而至之巧亦可得而中之而
與躍如者脗合矣彼不能者則拙射拙工之流君子亦
未如之何也烏容變鼓率繩墨以徇之哉 引而不發
君子固是如此然學者亦須要君子如此纔好康節子
學於宰之才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真是

能者從之也蓋道理要自己理會出來便有無窮妙處
若自己未曾見得到那地位教者就容易與他說了一
切傾倒出來他便不復深思而自得之便是口耳之學
無益於心身 朱子語類云這道理聖賢也不是不說
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盡說道理
活潑潑的早已呈露如張子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
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此子
他慮夾雜方纔領畧 淮海近語云躍如就在引而不
發之內中道而立就在躍如之內能者從之得躍如之
趣而與中道為一者也在人之自得耳何高美不可及
之有 五刻窮杪云中道字頓難認道如何說的又如
何藏的不發而躍如正是道妙恰好處故曰中道中即
道之恰好處非道外又有個中也 能者以人言與拙
相反平日涵養深神識邁者是也從以今日妙悟之因
其所引即得其所發是也以其意不相違故曰從此句
重能者言從之存乎其人君子不與也彼不能從者君
子亦付之莫可如何耳惡得貶道而徇之哉 原旨云
說躍如而不言中道而立則學者便談空說妙無形無
影無所歸着矣如佛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為一開
千悟神通自在不可思議故高明之士徃徃惑焉

○天下有道

疑問云殉字極妙士君子一身惟此道耳此道與生俱生與死俱死道殉身身殉道總是身與道俱未嘗相離之謂若忘却自身從人以生死是以道殉人者也以道殉人可謂之道乎孟子此言止形容殉人者全不由其道從之生死而不顧耳註以道從人妾婦之道道字非本文道字要明辨子思子云國有道以義率身魚道以身率義

○膝更之在門也

疑問△受教全要虛心有挾者一段驕盈之氣先橫于胸中如何能受教故非故舊之故是故國故家之故講錄云問而有挾者皆所不答蓋以挾我者卑我也非以師我也卑我者卑道也非以師道也故皆不答不答重在不用其道上

於不可已而已者

疑問云吾人有綱常責任必不可已者於不可已者已之無所不已矣此見該做的決已不得有恩誼情分必且從厚者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此見該厚的決薄不得又有真積緩圖進之必不可銳者進一銳退必速矣此見該從容者決性急不得此三者皆就人情所必

言終身
卷之三
至者而言以示戒非過不及之說 孟子解曰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為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彊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怠厭之則其退也必速 朱子語類云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揚子卮言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說苑江以逶迤故能永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漸漬故能進人以涇冰故能豪亦此理也

君子之於物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 知新日錄盧未入曰此章是一反一正言君子用恩不混所施必有其等也註有序字只是輕重厚薄之等不是先後之序蓋民比物為貴親比民為厚愛淺於仁仁泛於親等級次第不可混亂所謂序也若曰先親親而後仁民則非此章之旨蒙引云此章宜先排个親字民字物字在這裏然後以親仁愛三字因所宜施者施之以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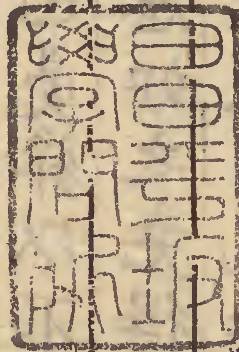
陽明云道理自
有厚薄比如人
一身同是愛的
把手足揮頭目
豈是偏薄手足
禽獸與草木同
是愛的把首末
養禽獸又不得
人與禽獸同是
愛的宰禽獸去
養親祭祀又忍
得只此道理合
該如此

言念身
卷之二十九
字付之於親以仁字付之於民以愛字付之於物則各
得其分矣又云理一者親民物皆所當愛分殊者親仁
愛自有差等一說上半弗仁弗親是分殊下半親仁愛
是理一看來分殊自理一分來理一即分殊上見之不
必分貼上下段

○知者無不知也

原旨云不徧物者不泛置其心於不可勝窮之地正所以養吾之知以為兼照之資而急先務者又所以用其智者也不徧愛人者不濫用其思於不可勝窮之地正所以全吾之愛以為博施之資而急親賢者又所以廣其愛者也 急親賢急字親字俱要看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若有不容一日緩者何急如之堯得舜舜得禹皋陶則與之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何親如之 講錄云智者之所知以事說仁者之所愛以人說當務亦是知但是無所不知中之最要者親賢亦是愛但是無所不愛中之最要者急當務非此外更不求知也只以當務為急其餘皆可次第而知矣急親賢非此外更不加愛也只以親賢為急其餘皆可分理而愛矣 淮海近語云無不知無不愛堯舜仁智之全體也惟急先務惟急親賢堯舜所以善用其仁智

也 知新日錄盧未人曰此章兩個務字當一樣看上
言先務當急下言親賢正是急務智以知言是知當務
在親賢仁以行言是急親賢之先務故上曰當務為急
下曰急親賢為務上下務字緊相呼應若以本文親賢
實事別尋一二件為先務以對之似亦虛實不類



談經苑卷之二十九

文政戊寅

